

老人与海

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〔美〕厄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谷启楠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老人与海

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〔美〕厄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谷启楠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 (Hemingway, E.) 著 ; 谷
启楠译 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3. 1

(译美文)

ISBN 978 - 7 - 201 - 07761 - 1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谷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3528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h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hs@126.com

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3 插页

字数: 100 千字

定 价: 15.00 元

目 录

老人与海/1

乞力马扎罗的雪/107

译后记/152

老人与海

献给查尔斯·斯克里布纳和马克斯·珀金斯^①

^①查尔斯·斯克里布纳(Charles Scribner, 1854—1930), 美国著名出版商, 担任其家族出版公司总经理期间, 出版了许多美国著名作家的作品。马克斯(韦尔)·珀金斯(Max Perkins, 1884—1947), 查尔斯·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公司知名编辑, 多年负责编辑海明威的著作。

他是一个独驾小帆船到墨西哥湾流^①中捕鱼的老人,目前已有八十四天没捕到鱼了。头四十天里,曾有一个小伙子^②与他为伴。可是,四十天一无所获,小伙子的父母就告诫儿子,说这个老头儿绝对是 salao^③,也就是倒霉透顶。于是小伙子遵从父母的指示上了另一条船,那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上好的鱼。看见老人每天空船而归,小伙子很难过,他总去岸边帮老人搬成卷的渔线,或搬手钩和鱼叉,或扛卷在桅杆上的船帆。那张帆用面口袋片补过,收拢起来活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。

老人瘦削憔悴,脖颈上皱纹很深。他的面颊上有良性皮肤瘤的褐色斑块,是赤道海面反射的阳光造成的。

①通常指从佛罗里达海峡流向欧洲西北部海域的温暖海流。

②根据海明威研究专家 Bickford Sylvester 的考证,本书中的人物马诺林不是十二三岁的少年,而是二十二岁左右的男青年。参见 Scott Donaldson 编写的 *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mingway* (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6) 中第 12 章 “The Cuban Context of *The Old Man and the Sea*” (243—268 页)。(参见 <http://books.google.com.hk>)。本书译者据此将原文中的 boy 译为“小伙子”。

③salao, 拉丁美洲俚语,意为“倒霉的、不走运的”。

那些斑块一直延伸到面部两侧。他的手上布满伤疤，像一道道深褶，那是他经常握绳索拉沉重大鱼的结果。但是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。它们犹如无鱼的沙漠里发生的风化那样古老。

他身上的一切都已衰老，除了眼睛。他的眼睛像海水一样蓝，流露出快乐和不言败的神情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们从拽船上卵石滩的地点爬上海岸时，小伙子对他说，“我又能跟你出海了。我们已经赚了些钱。”

老人教过小伙子捕鱼，小伙子很爱他。

“不行，”老人说，“你上的是一条走运的船。还是跟他们干吧。”

“可是你记得吗，你那次有八十七天没捕到鱼，过后咱们一连三个星期每天都捕到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有疑虑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让我离开的。我是孩子，必须听他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这很正常。”

“他没有多大信心。”

“他没有，”老人说，“可咱们有。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”小伙子说，“我能请你去露台饭店喝杯啤酒

吗？过后咱们再把这些家什搬回家。”

“可以呀，”老人说，“都是渔夫嘛。”

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，很多渔民拿圣地亚哥开玩笑，可他并不生气。其他年纪大些的渔民看着他，都为他感到难过。但他们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平和地谈论海流、放渔线的深度、持续的好天气和自己的见闻。那天捕到鱼的渔民都回港了，他们已把枪鱼破肚刮净，整条横放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两端各有一人，两人把鱼踉踉跄跄地抬到鱼库，等冷冻车来运到哈瓦那^①的市场去。捕到鲨鱼的人已把鱼送到小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。厂里的工人用滑车组吊起鲨鱼，挖出肝，切掉鳍，剥下皮，把肉切成条，以备腌制。

平素刮东风时，总有一股腥气从鲨鱼厂飘过这个港口；可是今天只有淡淡的腥味，因为风已偏向北方，稍后便停了。露台上日丽宜人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小伙子叫他。

“嗯，”老人说。他正端着玻璃杯，想着多年前的往事。

“我可以出去给你弄点沙丁鱼明天用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你打棒球去吧。我还能划船，罗赫略会撒

^①古巴共和国首都。

网的。”

“我愿意去。就算不能跟你一起捕鱼，我也愿意帮你干点儿事。”

“你给我买了一杯啤酒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时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你还差点死了。我把大鱼拉进船时手太生，差点儿让它把船撞碎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啪啪拍，鱼身砰砰撞，横座板都断了，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把我扔到船头成卷的湿渔线堆里，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，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就像在砍树，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味。”

“你真记得这些，还是我告诉过你？”

“从咱们第一次出海时起，所有的事我都记得。”

老人用久经日晒的、自信而慈爱的眼睛看着他。

“你要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带你出去赌命，”他说，“可你是你父母的孩子，而且你跟了一条走运的船。”

“我能去弄点沙丁鱼吗？我还知道去哪儿弄四条饵料鱼^①。”

^①指专门被肉食性凶猛鱼类吃的小杂鱼。

“我今天还有剩的。都在盒子里用盐腌着呢。”

“我去弄四条新鲜的吧。”

“一条。”老人说。在他的心里，希望和信心从未消失。但现在它们变得更强烈了，犹如微风逐渐加大。

“两条。”小伙子说。

“两条吧，”老人表示同意，“这几条鱼不是你偷来的吧？”

“我倒想偷，”小伙子说，“可这些都是我买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老人说。他太单纯，不会去想自己是什么时候变得谦恭的。可是他知道自己确实谦恭了，也知道这并不丢脸，并没有让他丧失真正的自尊。

“有这样的海流，明天会是个好日子。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去哪儿？”小伙子问。

“去远海，等风转了再回来。我想在天亮前出发。”

“我会尽力劝他^①去远海，”小伙子说，“那样的话，如果你钓着了特大的家伙，我们可以去帮你。”

“他不喜欢去太远的海里捕鱼。”

“是啊，”小伙子说，“可是我会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看见一只鸟在捕食，我就会说服他去远海追鲱

^①应指小伙子打工的渔船船主。后文中还有这样的指称。

鳅^①。”

“他的眼睛有那么糟吗？”

“他差不多瞎了。”

“那就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从来没捕过海龟。那活儿才伤眼呢。”

“可是你去莫斯基托海岸^②外捕了那么多年海龟，眼睛还是那么好。”

“我是个很特别的老头儿嘛。”

“可是你现在有那么壮实，能对付一条特大的鱼吗？”

“我想能。再说还有很多诀窍嘛。”

“咱们把这些家什搬回家吧，”小伙子说，“那我就能取撒网去逮沙丁鱼啦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渔具。老人肩扛桅杆，小伙子搬起装着一卷卷棕色硬编织渔线的木箱，扛着手钩和带柄鱼叉。盛鱼饵的盒子放在船艙下面，那里还有一根木棍，是用来制伏拉到船边的大鱼的。尽管没人会偷这位老人的东西，但是船帆和沉重的渔线还是搬回家更稳妥，因为露水对它们不利。再有，老人虽然相信当地人不会偷他

① 旗鳅(dolphin)，即 dolphin fish，又名 dorado，一种食用和游钓鱼，栖息在全世界热带和温带水域，以死后迅速变成鲜艳的蓝、金相间的体色而著名。

② 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沿海地区，为宽 65 公里的低洼地带，因该地原住民莫斯基托印第安人而得名。

的东西，但他认为没有必要把手钩和鱼叉留在船里，那会是一种诱惑。

他们两人沿着大路往上走，来到老人的棚屋，走进敞开的屋门。老人把桅杆连同卷起的风帆斜靠在墙上，小伙子把木箱和其他渔具放到桅杆旁。桅杆几乎跟这间一室棚屋一样长。棚屋是用王棕树^①（当地人称 guano^②）的坚韧护芽叶片建造的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泥地上有一个烧木炭做饭的地方。棕色的墙壁是用纤维结实的 guano 叶片展平后层叠铺成的，墙上有一幅彩色的《耶稣圣心图》^③和一幅《科夫雷的圣母像》^④。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上曾挂过一张他妻子的着色照片，可是他摘掉了，因为那照片让他倍感孤独。现在那张照片放在墙角的架子上，压在他的干净衬衫底下。

“你有什么吃的？”小伙子问。

①原产美国东南部、西印度群岛和热带美洲，茎直立，高达30米，叶片为羽状。

②guano，西班牙语，意为“棕榈树”，实际上指的不是王棕树，而是银桐属棕榈树，其叶片为扇形，常用于铺盖屋顶和墙壁。在此句中作者混淆了这两种棕榈树。

（参见 <http://www.bookdrum.com/books/the-old-man-and-the-sea/9780099908401/bookmarks.html>）

③“圣心”为天主教名词，指作为天主教崇拜对象的耶稣肉身的肝脏。圣心崇拜始于17世纪。圣心图多为带伤痕的肝脏，周围饰以荆棘冠冕和光芒。

④指供奉在古巴科夫雷城的慈善圣母雕像。1916年罗马天主教会宣布该圣母为古巴守护神。

“一锅黄米鱼饭。你想吃点吗？”

“不吃。我回家吃饭。要我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。我过一会儿再生火。也许就吃凉饭。”

“我能拿撒网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屋里并没有撒网，小伙子还记得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卖掉那张网的。可是他们两人每天都要这样假说一番。小伙子也知道，屋里根本就没有黄米鱼饭。

“八十五是个幸运数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愿意看见我带回来一条大鱼，开膛拾掇干净还有一千磅吗？”

“我去拿撒网，然后去捞沙丁鱼。你在门口坐着晒晒太阳行吗？”

“行。我有昨天的报纸，我要看棒球消息。”

小伙子不知道“昨天的报纸”是否也是假想出来的。可是老人真的从床底下拿出了报纸。

“佩里科在 bodega^①给我的。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捞到沙丁鱼就回来。我会把你的那份和我的那份都冰镇起来，明天早晨再分。我回来以后，你给我讲讲棒球新闻。”

^①bodega, 西班牙语, 意为“杂货店”。

“扬基队^①不会输。”

“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要相信扬基队,我的孩子。想想大球星迪马乔^②吧。”

“底特律猛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,我都怕。”

“小心点,要不然你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怕了。”

“你仔细看,等我回来告诉我。”

“你说咱们是不是该买一张尾号 85 的彩票?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可以买,”小伙子说,“可你不是创过八十七天的好纪录吗?”

“不可能有第二次了。你能找到一张尾号 85 的吗?”

“我可以预订一张。”

“一整张。那得要两块五美元。咱们找谁借呢?”

“很容易。我总能借到两块五的。”

“我想我大概也能借到。不过我尽量不借钱。先借钱,后讨饭。”

①纽约市职业棒球队,曾多次赢得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冠军,位居各队之首。

②迪马乔(Joe DiMaggio,1914—1999),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,出色的击球手和棒球史上最著名中外扬手之一,可称为 1940 年代最佳全能棒球运动员。

“注意保暖，老爷子，”小伙子说，“别忘了现在是九月。”

“这是来大鱼的月份，”老人说，“五月里谁都能当渔夫。”

“我现在捞沙丁鱼去。”小伙子说。

小伙子回来时，老人正坐在椅子上熟睡，太阳已落山了。小伙子从床上拿起旧军毯，抻开后搭在椅背上，裹住老人的肩头。老人的肩膀可不一般，虽衰老却仍有力量。他的脖子也依然强健，他垂头熟睡时，脖子上的深褶就不那么明显了。他的衬衫已补过多次，像他的船帆一样，那些补丁久经日晒已褪成深浅不一的颜色。老人的头部呈现出衰老的模样，他眼睛紧闭，脸上没有一丝活力。那份报纸平铺在他的膝盖上，有胳膊压着，没被晚风吹走。他光着脚。

小伙子让他继续睡，自己走开了。他回来时老人仍在睡觉。

“醒醒吧，老爷子。”小伙子说着把手放在老人的膝头。

老人睁开了眼睛，有一瞬间仿佛刚从遥远的地方回来。随后他露出了笑容。

“你带什么来了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小伙子说，“咱们要吃晚饭了。”

“我不太饿。”

“来，吃吧。你不能只捕鱼不吃饭呀。”

“我就那么干过。”老人说着站起来，叠上报纸。然后他开始叠毯子。

“你还是披着毯子吧，”小伙子说，“只要我活着，就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去捕鱼。”

“那你就活长点，照顾好自己吧，”老人说，“咱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和米饭、炸香蕉，还有炖菜。”

这些饭食是小伙子从露台饭店拿来的，盛在双层金属饭盒里。两份刀叉勺各用餐巾纸包着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，饭店老板。”

“我得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了，”小伙子说，“你不用再谢了。”

“我要送给他一条大鱼的鱼肚子肉，”老人说，“他这样照顾我们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除了鱼肚子肉，我还要多给他些东西。他为我们想得可真周到。”

“他让我捎来两瓶啤酒。”